

文化接觸與服飾傳統——

從福爾摩沙特展的 七件原住民文物談起（上）

／李莎莉

「福爾摩沙：十七世紀的臺灣、荷蘭與東亞特展」於今年一月二十四日在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大樓特展室開展（展期至四月二十日）。對於長期以來均以中國歷代各朝藝術精品為主要展示的故宮而言，該特展確是另類，它主要是在為大眾述說近現代臺灣歷史文化的肇始故事。

十七世紀，對我們來說，既陌生又遙遠。但仔細觀賞展出的三百五十九件文物及圖文說明之後，即可發現三百多年前美麗臺灣所充滿的多元、

多樣、多變及多彩特質。唯有親自品味，方知島嶼母親的可敬可貴。瞭解了真實的歷史文化，才能以古為鑑，思考未來該走的路。十七世紀甚至更早期的臺灣，究竟住有哪些人？過著什麼樣的生活？探索他們，不僅是一項知識行動，也是緬懷過往、瞭解先人的心情實踐。

根據考古學的研究，臺灣史前文化可追溯至五萬年前（參劉益昌 一九九六：二二—三三），當時的人類群體與今所稱之南島系原住民的關係，仍是學術界待解的謎題。依據陳奇祿教授的說法，在距今五千年前，具有文

面習俗的泰雅和賽夏二族，已活躍於臺灣北部山區。繼泰雅和賽夏之後移入臺灣的，可能是約三千年前進往中部地區的布農、邵和鄒族。二千年前，南部地區也移入魯凱、排灣和卑南等族，而東部阿美族則遲至公元以後才移入（一九九二：六—七）。至於蘭

嶼島上的雅美族（或稱達悟族），應是在唐宋之間（即第九至第十一世紀）從菲律賓巴丹島遷移過來。以上這些族群以及居住在西部平原地區漢化較深的平埔族群，可能先後分批由華南和東南亞移居到臺灣（參王嵩山 一九九二：六—七）。關於臺灣原住民起源和早期遷移、擴散的問題，各領域學者專家，從文化、考古或語言的證據進行推論，其中有臺灣起源說（參陳叔倬、許木柱 二〇〇一），也有從華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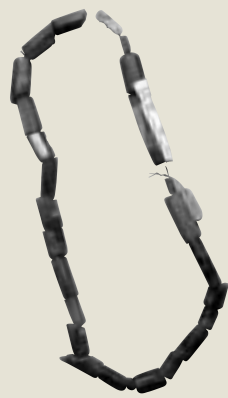
或中南半島沿海一帶的起源論（參李壬癸 一九九七：一八—五一）。近年來遺傳人類學DNA的研究，則推測東南亞為其起源地（參陳堯峰 二〇〇一）。眾說之中，可以確認的是臺灣原住民屬於南島（Austronesian）或馬來—玻里尼西亞（Malayo-Polynesian）語族的一支。

臺灣原住民族種類繁多。除了目前官方認定的泰雅、賽夏、邵、布

農、鄒、魯凱、排灣、卑南、阿美、雅美（達悟）、和噶瑪蘭等十一族之外，尚有原居於西、北、南、及東北海岸平原、盆地一帶，較早與漢人接觸的平埔各族群，其中較主要者有凱達格蘭、道卡斯、巴則海、拍瀑拉、巴布薩、和安雅及西拉雅等族。

十七世紀之時，平埔族群至少有一百五十餘個部落，四萬餘人，在漢人尚未移入之前，多分布於高度五百公尺以下的平地。當時較大的聚落集中在臺北盆地、北部丘陵台地、臺中盆地、嘉南平原、屏東平原、恆春平原、埔里盆地及宜蘭沖積扇平原等地，多以旱田農業和狩獵為主要生業形式（參王嵩山 一九九二：八）。

三百多年來，平埔族群經與外來（包括荷蘭人、西班牙人、日本人及漢人）接觸的結果，迄今幾已全部涵化至華夏—臺灣主體社會之中。對於他們的早期生活風貌，可由清代的地方縣志（如一七一七年《諸羅縣志》番俗圖十幅）以及如陳第一六〇三年《東番記》、郁永河一六九七年《裨海紀遊》、黃叔瓚一七二四年《臺灣使槎錄》、六十七—七四五年《番社采風圖考》、《臺番圖說》、《臺灣內山番地



排灣族瑪瑙珠飾品
國立臺灣博物館提供



排灣族頸飾
國立臺灣博物館提供



平埔族三貂社頸飾
國立臺灣博物館提供



平埔族頸飾
國立臺灣博物館提供

特展所擺列的三百五十九件文物中，臺灣原住民服飾僅有七件，足見尋覓十七世紀時本土所產物品的困難。事實上，這七件文物的年代多在稍晚的十八、十九世紀間。其中包括平埔族刺繡品三件，即西拉雅族的佩袋一只（南方俗民物質文化資料館籌備處提供）和二對西拉雅族仿漢式劍帶（一為南方俗民物質文化資料館籌備處提供、一為南天書局提供），平埔族頸飾二件（國立台灣博物館提供）

《風俗圖》、和清高宗敕撰一七七三年《皇清職貢圖》等文獻記載得知。故宮杜正勝院長一九九八年所出版的《番社采風圖題解——以臺灣歷史初期平埔族之社會文化為中心》一書中，細論了上述各帖臺灣風俗圖的年代與畫者，同時證明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收藏的《臺番圖說》，即為六十七兩采風圖之一（另一為《番社采風圖》）。該書描述臺灣早期平埔族的體貌、服飾和社群生活，系統地為吾人整理出早期原住民社會文化的中國菁英觀點。

二、

以及排灣族頸飾二件（國立台灣博物館提供）。之所以展出刺繡品，根據策展人之一歐蘭英女士的說法，係因臺灣原住民的刺繡技法，尤其是十字繡，可能是十七世紀之時採借自荷蘭人。荷蘭刺繡相當發達，女子六、七歲即開始學刺繡。學習時，均以樣品布作為範本，大多繡在床單上，或手套、毛巾的邊緣。十字繡針法的方向一致，整齊而平順，圖案以樹、鳥、動物、人物造型和幾何花形紋為主。主要策展人羅斌先生也於籌備期間將這些刺繡品依同尺寸拍成彩色照片，帶到荷蘭，並已由荷蘭刺繡博物館專家鑑定係屬該國系統的刺繡技法及花紋。筆者在審視了所有參展文物之後，發現西拉雅族佩袋上的十字繡幾何花形紋，與故宮所藏青花荷蘭故事盤邊緣的幾何花形紋幾近相似，而二件西拉雅族的



青花荷蘭故事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以及排灣族頸飾二件（國立台灣博物館提供）。

之所以展出刺繡

品，根據策展人之

一歐蘭英女士的

說法，係因臺灣

原住民的刺繡技

法，尤其是十字

繡，可能是十七

世紀之時採借自

荷蘭人。荷蘭刺

繡相當發達，

女子六、七歲即

開始學刺繡。學

習時，均以樣品

布作為範本，大

多繡在床單上，

或手套、毛巾的

邊緣。十字繡針

法的方向一致，

整齊而平順，圖

案以樹、鳥、動

物、人物造型和

幾何花形紋為主

。主要策展人羅

斌先生也於籌備

期間將這些刺繡

品依同尺寸拍成

彩色照片，帶到

荷蘭，並已由荷



西拉雅族仿漢式劍帶
南天書局提供



西拉雅族仿漢式劍帶
南方俗民物質文化資料館籌備處提供



西拉雅族的佩袋
南方俗民物質文化資料館籌備處提供

荷蘭獅像銀幣 D&O公司提供



劍帶中間十字繡花紋部份，也出現類似荷蘭銀幣上張嘴舞爪生動造型的獅像。另外，更有荷系藝

品常見的鳥、樹及幾何花形紋。不過，劍帶的樣式係仿漢人的形制。臺南地區西拉雅部落據悉即普遍存有像手帕大小的刺繡樣品棉布。陳國棟先生在〈轉運與出口：荷據時期的貿易與產業〉一文中提到，一六二四—一六六二年間，荷蘭人的記錄中常見一種泛稱為“cangan”的織品。它應就是中國製造的粗製棉布。今越南的東京、廣南一帶及柬埔寨、菲律賓群島北部，為其最大的市場。此外，在有關臺灣原住民的記載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荷蘭人拿“cangan”當作禮物或交換的媒介（二〇〇三：一一）。種種跡象顯示，西拉雅十字繡棉布很可能就是“cangan”的一種。若然，當時原住民物質文化已出現荷、中（漢人）、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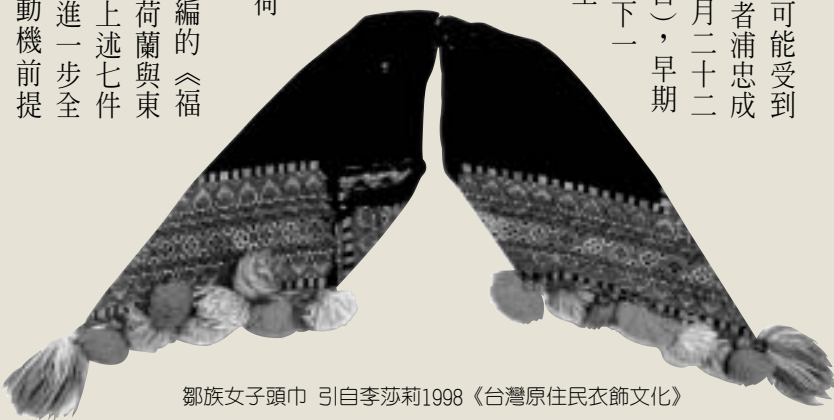


臺灣原住民男子狩獵圖，由德國人卡斯巴·史馬卡爾頓(Caspar Schmalckalden)所繪 德國歌達大學圖書館提供

的狩獵者身高一八〇公分，強壯的身軀，所穿的上衣背心，自然寬大。筆者過去常對為何平埔族衣裳標本相對上寬大一事感到困惑，如今經該圖的啟發，或許吾人日後可從平埔族多具高大體型的假設前提下，進行人類學上的各項比較研究。

除了平埔族刺繡技藝極可能受到荷蘭人的影響之外，鄒族學者浦忠成教授曾表示（二〇〇三年一月二十二日在故宮專題演講時的發言），早期阿里山樂野部落一帶，有留下一些荷蘭人與鄒族人一起生活。筆者據此推測鄒族女子頭巾兩端的刺繡花紋，也可能是由荷蘭人傳入的。另外，分布在高屏地區的魯凱族，刺繡技法極為精緻，其中十字繡與直線繡的花紋與平埔族極為相似，因此可能也是受到荷蘭人或平埔族人的影響。

由故宮石守謙副院長主編的《福爾摩沙：十七世紀的臺灣、荷蘭與東亞》圖錄中，已簡單介紹了上述七件服飾。惟在假設特展觀眾有進一步全面認識原住民衣飾文化的動機前提



鄒族女子頭巾 引自李莎莉1998《台灣原住民衣飾文化》



平埔族刺繡樣品 陳達明先生提供

關於珠子來源的許多說法中，以原住民向歐洲人換取玻璃珠的看法最值得注意（參許美智 一九九二：六三）。至於如何確實得知飾物在何時，從何處，由何人傳來或交易得來，顯然是一個值得深思的方法論議題。

在這次展覽中，有一張臺灣原住民男子個人狩獵圖，由德國人卡斯巴·史馬卡爾頓（Caspar Schmalckalden）所繪，收錄於氏著《東西印度旅行記，一六四二至一六五二》一書中。該畫像可能是目前留存下來全世界手繪台灣原住民畫像中最寫實的一張。畫像顯示出可能是西拉雅族

下，筆者擬借此之便，在下文中較廣泛地介紹原住民的服飾特色，雖然所論的各類服飾亦多是十八、十九世紀的產物，但從中一方面應可建構出一趨近於前一世紀文化景況的想像，另一方面則可供思索文化接觸上的宏觀問題。

三、

臺灣原住族群各族的服裝都有其獨特的樣式風格與色彩。一般給人的印象是色彩鮮豔強烈，飾物搭配大膽醒目，所施用的紋飾，頗具藝術美學的特質，即單純、自然、古樸與對比。在他們的生活中，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都是取材的對象，太陽與彩虹更是靈感的源頭，而各族的傳說、宗教信仰，與生業方式，皆反映在如織布的花紋等各類衣服的裝飾上。服裝形制基本上均屬方衣系統，亦即以廣布在東南亞地區的移動式水平背帶織布機織出寬幅約一尺的長方形麻布，在經簡單縫製而成方形的衣服。衣服的材料，除了麻之外，還有樹皮、獸皮、棉、毛與絨布等。技法有夾織、刺繡、綴珠及貼飾等四種。色彩大多

運用紅、橙、黃、綠及黑等色，唯有雅美族（或達悟族）以黑、白或藍、白二色相間織成衣服。限於居處區內之材料的取得，各族群，甚至同族內的地域亞群或特定部落，所發展出來的服飾特質，如形制或色彩，也就有很大的差別。

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原住民傳統



繫有腰帶的西拉雅族人 引自李莎莉1998《台灣原住民服飾文化》

服裝，大都是一百多年前的樣式，尤其是他們的圖案和色彩並沒有改變很多，主要係因其服裝與社會組織、祭典儀式息息相關。基本上，原住民服飾至少可歸納出六大屬性。第一：它顯示了社會階層以及特殊身份或事蹟的意涵。例如排灣、魯凱二族，傳統上只有貴族才可以穿戴華服，並施以特定的花紋；鄒族的男子在獵得山豬後，可將山豬獠牙做成臂環，在節慶祭儀時穿戴出來，以顯示其勇士的事蹟。第二：它與社會組織的組成原則相關。例如泰雅女子必須習得織布才有資格文面並成家；而阿美、卑南二族有年齡階級之分，不同層級必須穿戴不同服飾。第三：它具有男女分工的特性。例如男子負責織布機的製作，而採麻、處理麻線則男女共同合作，但在女子織布過程中，男子忌觸織布機，也不能跨越其上。第四：它反映了文化接觸所造成的社會變遷。例如日治時期以前，大部分的衣服材質，均為自織麻布，後來才大量使用由日本或大陸進口的棉布和印花布，晚近，更以化學纖維取代所有材料，這顯然是一種順應環境所產生的變化。第五：它是族群認同的重要表

徵。其中包括前述之與荷蘭、西班牙及漢人接觸後，原住民文化

受到相當大的衝擊，刺繡的採借，及服裝形制裁剪的趨向漢化。不過，在某些特定節慶祭儀上，族人們仍繼續穿戴傳統服裝，充分表現出自我族群的認



魯凱族女子長衣 台灣民俗北投文物館提供

同。第六：它具有傳統藝術美學的意涵。亦即，在色彩、圖案及樣式上，表現出單純、自然、對稱與古樸的獨特風格（李莎莉 一九九八）。總之，臺灣原住民服裝所具有的許多特色，均和社會文化習俗相關。（待續）

